



陆东辉：“高邮基因”淬炼“行业领雁”

□ 郭玉梅 孔令玲



人物名片

陆东辉, 1967年7月出生, 籍贯江苏省高邮市, 浙江鸿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级工程师, 扬州市商会副会长, 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从事安防、智能建筑行业工作近三十年, 带领鸿远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全国化运营的大型安防、智能化工程企业。个人曾获杭州市科技进步奖, 拥有软件著作权及实用新型技术专利25项, 多次荣获全国、省、市优秀企业家称号。

他是生于新疆的高邮人, 也是扎根浙江创业的高邮人。从辽阔边疆到温润水乡, 从机关单位到投身商海, 父母传承的“善良本分, 厚道勇敢”的高邮特质, 早已融入他的骨血。他就是浙江鸿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东辉。

在安防与智能建筑行业深耕的三十年里, 陆东辉以“企业报国”为理想, 创立了“雁群文化”企业管理体系, 用技术之笔, 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智慧城市建设的标杆项目。“我的血液里流淌着高邮的基因, 虽然这颗种子播撒在祖国的边疆, 但高邮永远是我的第一根脉。”谈起家乡高邮, 陆东辉语气坚定地说道。

血脉连乡根

离家的鸿雁涌动着高邮的基因

“我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祖祖辈辈都是高邮人, 可以说, 我的高邮‘血统’很纯正。”采访伊始, 陆东辉便介绍道。当年, 年轻的父亲响应国家号召, 从鱼米之乡远赴大漠边疆支援祖国的化工建设事业, 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化工人”。他告诉记者, 父亲从扬州大学化工系毕业后, 先后任职于兰州化肥厂和新疆化肥厂, 母亲毕业于高邮师范, 也跟随丈夫的脚步在祖国边疆扎根。“有了化肥, 农业粮食亩产翻几番, 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陆东辉说。

尽管生长在新疆, 但陆东辉的成长始终浸润着高邮的文化基因。“小时候我吃的是高邮口味的饭菜, 听的是高邮的乡音。”陆东辉说, 虽然远在边疆, 父母的生活习惯并没有改变, 那份高邮人淳朴善良的特质更是深深烙印在骨子里。

这份跨越山海的故乡情结, 早已化作了陆东辉成长路上的精神底色, 塑造着他胸怀家国、敢闯敢拼、坚守本心的

品格。

“小时候总觉得新疆的风很大, 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陆东辉说。那时候, 父母忙于边疆建设无暇照顾子女, 他从小在化工厂的集体托儿所里, 和从祖国各地汇聚于此的娃娃们一同长大。学习也全靠自觉, 听老师的话, 做“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父母身上的“高邮人的坚韧”也影响着他独立自强。

父母身上为国家奉献、不畏艰难的精神, 成为了陆东辉最好的榜样。1984年, 他以新疆昌吉州第二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疆大学。“物理是最差的科目, 越薄弱就越要攻克。”为此, 陆东辉选择了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专业。这份不服输的韧劲, 正是高邮人敢于挑战困难的特质写照。

1988年大学毕业, 陆东辉被分配到杭州市计划委员会, 先后在工业处、经济信息中心等部门工作。1992年, 他响应“文人下海”的号召, 曾任杭州市政府信息寻呼台总经理,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从无到有, 积累了宝贵的企业管理经验。

1997年初, 陆东辉创办浙江鸿远科技有限公司, 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智能建筑、智能交通、数字化校园以及智能化医院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他也开启了安防与智能建筑领域的深耕之路。如今的他, 不仅是企业“当家人”, 更身兼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杭州市智能建筑专委会秘书长等职务, 成为行业的领军者之一; 而他从事的数字安防、智慧城市领域, 从产品到服务, 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行业, 被浙江省委省政府列为“一号工程”。

鸿雁踏征途

领航的鸿雁闯出了行业的天地

带着高邮人的风骨与韧性, 陆东辉将“雁群文化”注入企业发展内核, 引领鸿远在智能建筑领域攻坚克难、屡创佳绩。

“企业创办近三十年, ‘雁群文化’是我始终倡导并坚守的企业文化核心。”陆东辉说道。作为一家全国化运营的大型智慧城市建设高新技术企业, 鸿远已累计承接各类智能化及安防工程850余项, 获得近百项优秀工程奖杯和荣誉。在一个个标杆项目的攻坚中, “雁群文化”的力量被不断印证。

六和塔是杭州著名的风景区。10年前, 鸿远公司承接了杭州六和塔景区照明工程建设任务。千年古塔的“点亮工程”要求“不许钉钉子、不许拉电线”。面对如此严苛的要求, 陆东辉没有放弃, 他带领团队日夜钻研, 最终成功攻克了设计难题。通过远程控制升降柱, 泛光照明技术让光源通过升降柱投射到塔身, 从而照亮古塔。“台风来临时, 升降柱可降至地底避险, 既实现安全照明, 又守护了文物原貌, 这种照明方式在当时的古建筑照明里都是绝无仅有的。”陆东辉骄傲地说。

新冠疫情期间, 鸿远公司被“点将”承接了福建省的“火神山”、“雷神山”——泉州市方舱医院智能化项目。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封城”, 人员被困、物流停滞、银行歇业, 而正常6个月的工期更是压缩至15天。“大家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的风险‘逆行’, 高层带头, 工程师24小时作业, 有人面瘫了仍坚持工作。”陆东辉回忆道: 没有设备, 团队便拆借其他已建成但未交付项目的设备; 没有资金, 就自筹资金垫付成本。冲破重重困难, 最终完成了全密闭通风系统、远程自动监测、非接触诊疗等系统建设, 为疫情防控筑

起坚固的技术屏障。

2017年, 河北雄安新区设立。这座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城计划正式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 鸿远公司也深度参与雄安新区的建设中。不仅为雄安体育中心智能化控制系统研发了水下红外监测救生系统, 能在一秒内监测到运动员抽筋、溺水等异常并自动报警、水下救生; 还为中国联通雄安产业园定制智慧园区建设方案, 建成了智慧化综合管理平台, 使“无人机”“机器人”等技术产品落地生根、创新应用。

企业的稳健发展, 离不开陆东辉倡导的独特“雁群文化”企业管理体系。“像鸿雁一样不畏艰难, 引领团队协作前行, 当干部的更要带头冲锋。”这是他的坚守, 也是企业发展的底气。三十年深耕智慧安防领域, 鸿远赢得了行业广泛赞誉, 陆东辉本人也多次荣获全国、省、市优秀企业家称号, 荣获杭州市科技进步奖。

如今, 总部位于杭州的鸿远公司, 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江苏、新疆等二十余个省市建立分公司和办事处, 成功跻身浙江省智能建筑行业强优企业、浙江省安防行业杰出建设奖企业、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品牌企业、中国安装行业优秀企业, 成为中国智能建筑领域的一颗耀眼“明星”。

赤心报桑梓

思乡的鸿雁牵挂着家乡的发展

事业版图虽已遍布全国, 但陆东辉心中的乡愁从未褪色, 更是化作了助推家乡发展的一条条真知灼见、一份份实干热忱。

陆东辉认为,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 家乡的发展核心也同在“人”。“无论何时, 人才始终是第一生产力, 高邮要形成‘走出去学习、引进来投资’的双向流动。”陆东辉建议, 要鼓励高邮青年走出家乡, 学习先进理念与技术, 拓宽视野格局; 也要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外部人才与资本入驻, 激活家乡发展动能。

在文化与产业融合方面, 陆东辉提出要深耕地方IP。“高邮有秦少游、汪曾祺这样的文化名人, 有孟城驿、文游台这样的文化地标, 要像杭州打造精忠报国的岳飞、巾帼英雄秋瑾那样, 通过影视作品、书籍等载体系统性推广。”陆东辉希望, 家乡能将邮驿文化与美食文化深度结合, 让家乡的名人故事和特产走向全国和全球。

千里相隔, 挡不住陆东辉那份沉甸甸的归乡之情。“只要有机会我就回高邮看看, 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根。”陆东辉说。每次踏上故土, 家族长辈们总会精心炖制鸡汤、狮子头等美味, 将最地道的高邮滋味留给远方归来的亲人; 而根植家乡, 为家乡的发展奉献心力的众多长辈亲人们的足迹, 也时刻激励着他。“这几年我常回家看看, 家乡的变化真是太大了。能有如今焕然一新的模样, 都是每一位扎根故土的建设者的功劳, 要向他们致敬。”谈及高邮日新月异的变化, 陆东辉的语气里满是肯定和自豪。

虽生于边疆、创业于杭州, 但陆东辉的根始终扎在高邮的土壤里。他就像一只鸿雁, 带着高邮人的精神特质展翅高飞。“只要家乡有需要, 我一定优先考虑回乡投资, 把鸿远的成熟技术与标杆项目带到家乡, 用专业能力助力高邮智慧城市建设。”陆东辉表示。

英才风采

今年国庆, 携家人同游镇国寺。自寺内转悠至寺外, 忽见一道碧波横陈天地——是千年运河。河面阔大, 河水浑黄, 泛着粼粼波光。一条长长的驳船队自北向南缓缓驶来, 忽然拉响的汽笛声浑厚、悠长, 如远古巨兽的叹息, 破空而至, 直抵心扉。霎时间, 沉睡在时光深处的记忆陡然复苏, 与眼前的场景悄然重叠。

幼时, 我家住在圩堤上, 门前便是一条大河。河水向西与绿洋湖的碧波温柔相拥, 向东汇聚到河道交叉的邱墅阁, 由此通往四面八方。那时的乡村, 鸡鸣唤醒炊烟、日落催人归家, 汽车与火车都还是遥远的传说, 河自然就成了运输货物和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常有身形精瘦却动力

远去的大河

□ 徐琴

十足的轮船, 拖着装满货物、首尾相连的驳船, 鸣着汽笛, 雄赳赳地驶过, 在河面上霸气地劈出一条水道, 浪花翻涌, 啪啪地拍打着河岸, 船身后留下长长的八字形波纹。

每每嘹亮的汽笛声传来, 河上一片慌忙, 大小船只纷纷回避。打鱼的匆匆收网, 摆渡的急急划桨, 行驶的机帆船赶紧调整方向。我们一帮小孩子站在圩堤上, 热切地翘首东望。轮船率领着船队来了! 像迎接老朋友一样, 我们热烈地叫喊着, 激动地挥手。遇到轮船上的人也向我们挥手呼应, 我们则更加来劲, 嗷嗷叫着, 一路追着船队跑, 直跑到无法跨越的岔河边, 才悻悻作罢。

轮船从哪里来, 开到哪里去? 对于它通向的远方, 幼小的心里充满好奇, 也隐隐地生出对远方的向往。

大河日复一日流淌, 乡村却悄悄发生着变化。村里有人骑上了自行车, 又有人开上了摩托车、拖拉机、小卡车……我们突然发现, 走出这片土地, 除了乘船、走路, 还可以坐车。

后来我家搬迁到了镇上, 大河就离开了我的视线。但爷爷奶奶依然住在河边, 每次去看望他们, 我都会见到大河。它一次比一次瘦, 河上没有了船队的身影, 除了打鱼的, 连机帆船都难得一见。水花生在河里疯长, 铺满半个河面。

随着爷爷奶奶先后老去, 我便没有再

见过大河。现在, 高速公路和高铁都从我的家乡穿过。每当回家乡或出差路过, 我总忍不住盯着窗外。我在寻找那条大河。视线里飞越大大小小的河沟, 我知道其中有它, 但哪条是它, 我无法辨认。

最近一次站在大河身边, 我悲哀地发现它几乎成了一条臭水沟。它的活泼, 它的暴躁, 它的年轻气盛, 它的生机勃勃, 都荡然无存。它还是我熟悉的那条大河吗? 还有人跟我一样记着它往昔的模样吗?

在邻村横跨河面的桥上, 我看到了它的名字——玉溪河。

有名的大江大河数不胜数, 它只是一条很不起眼的河流。人和动物都会老去, 我没承想, 河流也会老去。曾经, 它是乡村的命脉, 有过无限荣光; 如今, 它面目全非, 只留下一个“河”的名字, 落寞地刻在石碑上。

徐琴, 女, 1973年11月出生, 出生于高邮八桥, 《七彩语文》杂志社习作版副主编